

## 愛在網路蔓延時

1.

「姓名：S。職業：老師。年紀……」我猶豫了一下，滾動到 32 歲，按下確定。

我媽老是假裝漫不經心提起：「交不到男朋友，你也可以找離婚有小孩的嘛」，只差沒說出四十歲女人在婚戀市場是削價出售也乏人問津的劣質品。

32 歲。如果我只大 M 一輪的話，我們的距離會不會不那麼望塵莫及？

為了忘掉 M、為了談場合乎社會倫理的戀愛、為了像個正常人步入婚姻，我註冊了一個無須露臉的交友軟體。畢竟是老師，在網路上被學生認出來多尷尬。雖然不露面，系統還是要求上傳大頭照，之後配對對象可以透過互動遊戲解鎖照片，或付費直接看清樣貌。我抱著不值錢的自尊與清高，心想別以貌取人，透過交談了解他人內在才是正道。

帳號剛啟用，系統提供了一些配對選項。第一個是 190 公分的冷氣師傅、第二個是三十幾歲的商人、第三個是私立科大畢業的工程師。秉持虛心求教的精神，我全按接受。

「Hi。」商人率先發來訊息。

「你好。」我回答。

「好快。」

「什麼好快？」

然後商人消失了。

我還一頭霧水，冷氣師傅傳來訊息：「成大的喔？厲害。」

「沒有啦。」我看了一下冷氣師傅的個人資料，28 歲、只有國中畢業。

我感嘆：「你成長過程應該很辛苦吧。」

冷氣師傅聽了好像頗為感動，絮絮叨叨說起家中老母賣身、老爸家暴的血淚史。

另一個視窗彈出，是商人：「你訊息回得好快。」

後來我才知道，交友軟體上大多人就算配對成功也不會回訊息。不少人宛如普渡眾生，無論見到誰都 like like like。就算有意交談，大家上線時間不同，訊息有一搭沒一搭是常態，談到人間蒸發也不意外。

我再切回冷氣師傅的對話框，他問我要不要交換賴。換完以後他似乎有些失望，因為我的 Line 頭像不是我的照片，是一隻肥肥的橘貓。

冷氣師傅問：「你幾公斤？胖嗎？」

我感到被冒犯，要他別問女生這種問題。

冷氣師傅追問：「你真的是女的嗎？我遇到好幾個都來騙的。」

這下我倒冤枉了，主動要換 Line 的是他，說被騙的也是他。

我調整心情、切回 APP。我查看工程師的個人簡介，裡頭有句：「今晚月色很美。」

我丟訊息向工程師示好：「我想認識知道『今晚月色很美』的人。」

過了幾分鐘，工程師說：「喔，我在日劇看見的。」

發現非同道中人，我有些失望，仍秉持教育精神補充：「原本是夏目漱石說的。」

「木下素食是誰？」他說。

我翻了個白眼，繼續瀏覽交友平台提供的配對人選，此時冷氣師傅透過 Line 打電話過來。獨居的我發出超大聲的「蛤」，然後切斷來電，冷氣師傅不屈不撓又打了好幾通。

「怎麼了？」我傳訊息給他。為了顯得禮貌，還加了冒冷汗的笑臉符號。

「我想確定你是女的。」

「我不喜歡講電話。」

「你就接起來，我聽個聲音就好。」

其實我應該直接無視他，但缺乏交友經驗的我還是盛情難卻地接起電話。

「好啦，可以確定我是女生了吧。」

沒想到一句接一句，冷氣師傅約我明天下班捷運站見。

「嗯，好，明天見。」我擠出刮傷喉嚨的假笑。

我掛了電話，感到腦門發燙，原來交友軟體進度都這麼快嗎？

但．．．還是算了吧，我的臉由緋紅轉為煞白。我不想赴約，也沒打算解釋，徑直在 Line 和交友軟體上雙重封鎖了冷氣師傅。

我真是個罪孽深重的女人啊。

同時我想起M，想起這個在千禧網路交友世代中出生的孩子待我的方式：上一秒 like 得情深意切，下一秒 unlike 得老死不相往來。

## 2.

初任教職，有人向我示好、有人替我做媒，畢竟女老師可是常居結婚對象排行榜的冠軍，薪水穩定、準時上下班又擅長照顧小孩。年輕的我奇貨可居，但我從未感覺愛上誰、誰又真正愛上我。那些流轉的相親局像一場場翻牌遊戲，我是張鬼牌，始終無法配對成功。

轉眼我就四十了（確切來說，是 39 歲又七個月），愛上了年紀只有我一半的M。M是我以前的學生，溫和敦厚，一雙眯眯眼總充滿笑意，但他的目光也讓人難以看清。

畢業後他和班上同學有時會回學校來看我。只是大學生活動太多了，懷舊之旅越來越難成行，剩下他來找我，然後變成我去約他。

關係的建立是溫水煮青蛙。

記得有次我問一個交過很多任女友的畢業學生，他是怎麼辦到的？他說只要想辦法讓對方習慣自己就好。

說得簡單。

我始終無法習慣誰的陪伴，也未能成為誰的習慣。

除了M。

一天吃飯，我笑看對面也眯著眼望向我的M，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愛上他了。我感到荒謬、理所當然，又無可奈何。我們在一起，但也沒在一起，不知道M把我當什麼。從旁人的眼光看來，我們可能是一對母子、一雙姊弟，但應該沒人會認為我們是情侶。我想要的不是愛情，還有靈魂的溫暖。M永遠都那麼貼心，我只需出動一半的自己，用二十歲的我與二十歲的他交心。

「你有病吧。」

我把事情告訴多年好友，她如此評價。你們差這麼多歲，他家長知道怎麼辦？其他學生知道怎麼辦？你們同事知道又怎麼辦？

如果我不是老師，是不是愛上小自己許多歲的人就能被理解通融？如果我是男性，與年紀小的女孩子交往是不是就顯得合理浪漫？

但我只是愣愣瞠瞠地表示，他已經畢業了，自己有選擇的能力。

M的確做出了選擇，掐斷了我們的關係。他回覆訊息的速度越來越慢、字數越來越少，儘管我沒有表白他沒有拒絕，我沒有詢問他沒有說明。

M向來是細心的人，就算我不明說，他大概也感覺我從關愛的長輩變成有所企圖的異性。他只想從我身上汲取關心，從沒想過有天竟需付出責任與承諾，於是選擇離開。

我有M的聯絡方式，甚至他離我的學校也不過幾個捷運站的距離，但我已學會不做無謂的努力。我想但不會追著M問為什麼、我做錯什麼，反正答案早不言而喻。如果我再年輕二十歲，勢必會為了愛情奮不顧身，但四十歲的我已失去造成他人困擾的任性與權利。我清楚M能選擇更年輕可愛的女孩，他將來會有體面高薪的工作，還有一間住著好幾個孩子和一條狗的大房子，而我從來都不是他未來的一部份。

### 3.

冷氣師傅是個特例。接下來好一陣子我的網路交友進度和西洋劍一樣：兩個戴面具看不清對方長相的人不斷揮舞手上的工具試探對方。

交友軟體是個南寮漁港，每個人都在等願者上鉤，但大多人都欠缺有吸引力的餌。「你好」、「在嗎」、「約嗎」是廣撒的乏味飼料，「今天天氣真好」、「你在幹嘛」、「早安午安晚安」是難聊人的養魚老套。

我不喜歡俗套的問題，對於他人又缺乏關心與興趣，聊起天仿若說外語結結巴巴。我努力關切對方的職場、寵物、身體健康，但話題最後都會像迴力鏢打回我身上：「你在哪間學校」、「現在的學生難教嗎」、「老師時間是不是很多」。網路上的人像內視鏡一樣，想將探頭從螢幕那端伸過來，照清我的身高體重收入長相。

用了一個月的交友軟體，沒人跟我相約見面，也沒人提議玩小遊戲解鎖我的照片（或是他們已經課金看過了）。本來我想透過線上交友轉移失戀的痛苦，這下反而更確定了我是愛情市場的次等品。

更糟的是，我益發想念M，沒人能像他一樣了解我。當然那不公平，比起陌生網友，M在學幾年早透過我的課堂言論與班級經營摸清了我的底細。但這也不公平，我曾知曉M的學業成績、戶籍地址、父母職業和姓名，仍無助於我打開他大門深鎖的內心。

畢業十年幾乎沒過見面的L突然約我吃飯，說他有事想私下跟我講。

為了不要重蹈M的覆轍，我極力避免單獨和學生見面。但和冷氣師傅的狀況不同，在學生面前，老師如扎根校區的花木無處可躲。

盛情難卻，我硬著頭皮和L見面。交流雙方無趣的工作近況後，L像暖好身一樣直搗黃龍：「我現在在進行開放性關係。」。

「蛤？」我說。

L正想跟我解釋什麼叫開放性關係，我說我知道。L絮絮叨叨說起自己的感情狀況：他是雙性戀，他和她在一起也和他在一起，但她又和他在一起，他也和她在一起，可是他還有他。我聽得暈頭轉向，只覺得為何大家都有他或她，我身邊一個人也沒有？

L花了約莫二十分鐘解釋完出場人物如大河劇的感情史，吁了一口長氣：「說出來感覺好多了。」

原來是把我當垃圾桶啊。真是一日為師，終身保固。

我問：「你跟你女朋友怎麼認識的？」。

「交友軟體啊。」

「你用哪個交友軟體？」

他說了一個聽起來相當時髦的英文名字，要我下載。

「你的個性就是太保守，不容易認識人。現代人的愛情才不是你想的那樣。」L化為老師教訓我，我只能唯唯諾諾點頭，畢竟他的感情經歷可比我豐富太多。

「其實我．．．」我道出和M的過往，想證明自己也曾為愛犯難。只是我刻意隱藏M是他學弟的部分，深怕又得到「你有病」的評價。

記憶創傷的渠道在反覆闡述中不斷加深加廣，我忍不住吐出洪積已久的困惑：「你覺得M有喜歡我嗎？還是一切都是我的幻覺？」

「我覺得他應該有喜歡你。」L果斷在我的記憶渠道安上個防洪閘門，「只是他現在不喜歡你了。」

#### 4.

我下載了L提到的交友軟體，想到要將自己的面容暴露在網路上，感到惴惴不安。

「姓名：S。職業：老師。年紀．．．」這次我毫不猶豫選了 32 歲。如果可以，我想選 28 歲，但真要見面實在說不過去。

我清楚對 32 歲的男人來說，28 歲是青春的上限；對 42 歲的男人來說，28 歲仍是青春的上限。29 歲的女人臨近三十大關，焦慮滿溢容易逼婚。三十而立的女人生育力下滑卻又難以馴化。四十歲的女人？大多男人不過五、六十歲根本不會考慮。

完成註冊，系統提供了一些配對樣本，看得我兵荒馬亂，原來可以看到對方長相是這種感覺。每個人都貌似人生勝利組：頂大工程師、年收七位數、衝浪潛水、攀岩攻頂，反觀我的照片只是無趣的書店文青和撿貓。我甚至連按下 like 都感到害臊，深怕若真配對成功是我高攀。

就像無腦買入 0050、0056 就等於盡了分心力理財，滑交友軟體就是我在婚戀市場的投資。每天我都強迫自己瀏覽至少十個人的自我介紹，只是左滑右滑，春去秋來，我看過上千張面孔，讀過上千則夢想揉雜慾望的表述，我的心仍無處落腳。

根據原本用來計算外星智慧文明數量的德雷克公式，一個人遇見真愛的機率是二十八萬分之一，不高，但也不低，至少是中樂透頭彩機率的五倍。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投資理財有賺有賠，只是網路交友沒有公開說明書以供詳閱，我像個懵懂少女一樣靠著道聽途說加上親身經歷摸索著雲端愛情的輪廓。或許我還沒找到真愛，但這幾個月我弄清了一些交友軟體潛規則（以下為主觀意見，且僅針對男性）：

- 自我介紹寫太少：來約炮或少根筋。
- 自我介紹寫太多：認真拘謹或自視甚高。
- 不寫身高：不滿 170 公分。
- 不寫體重：BMI 超過 30。
- 不寫學歷：沒念大學或學店畢業。

在交友軟體上尋覓婚戀對象的男子有些共同點，除了眾所皆知的口條不好、生活圈小以外，不少人年過三、四十仍與爸媽同住，沒有汽車或不會開車，身心上都將自己限縮於方寸之地。

許多網友將自己單身的原因歸咎於個性害羞木訥、十六型人格屬於 INTJ（內向／直覺／思考／判斷），但他們其實不是靦腆，只是無趣。他們年過三十仍未培養出嗜好，放假只會睡覺喝酒、出門踏青要有人帶路、看個電影等人推薦還不會查時刻表。他們期待命定之人將他們從窠臼拉出，他們便會相濡以沫、給予愛情。

但交友軟體上沒有愛情，只有匹配。

人們渴求虛無飄渺的心動與曖昧，但要觸發愛情實則得仰賴拳拳到肉的硬條件，也就是收入學歷身材長相。

一開始還想用不露臉軟體尋找靈魂伴侶的我，現在早認清大頭照走杜可風路線的人不是因為美感而是長得醜、重訓練出些肌肉的人都恨不得放張在健身房脫得精光的照片、台大或醫學院畢業一定會讓人知道，逢甲、中華科大寫成 FCU、CUST 好像就高級許多、從修理家電到任職園區的都叫工程師。

我何嘗不清楚自己對人品頭論足的同時，螢幕另一端的他也拿著放大鏡在檢視我。第一輪是書面審查。有人句斟字酌，想確保我是性價比夠高的對象。也有人懶得看自

我介紹，只花三百毫秒從照片判斷我是否有足夠的性吸引力來保證愛情及生育的可能性。

過了第一關，便進入第二輪的口試。在網路聊上約一至二週，對方會決定要不要讓我進入他的 Line 或 IG 等私人領域。

第三輪是面試，但這才是實質上的第一關。沒有眼緣的，先前網上聊得再投緣都是銘謝惠顧。華而不實的廣告文宣，也終於圖窮匕見。女人的謊言在於空間，她們以濃妝和修圖施行欺詐，圓臉變瘦、短腿變長、平胸變大。而男人的謊言在於時間，他們在照片中展現青春巔峰的身材和髮量，赴約的卻是禿頭與肥胖。

第四輪是朋友區，我目前的破關進度。再往下還有第五輪的交往、第六輪的婚姻殿堂，那些我未曾到過的陌生關卡。

網路交友承諾使用者無限生命，但不能接關。在任何一輪失敗，換個對象重新再來，像死而復生、生又復死的阿鼻地獄。

## 5.

我的食指熟練地滑過螢幕，然後像蒼蠅停在一張照片上。那是M，或是一張M以後會有的面容。

我點開他的自我介紹。他的用戶名是N，36歲、179公分、在台北當工程師、喜歡搖滾樂和王家衛。他的簡介寫得半心半意，他喜歡的東西和M沒有交集，但那張照片實在太像了，我無法略過。

我主動加了N，傳出訊息。苦等幾個小時，N終於回覆。

「妳好。」他說。不是「你好」，是「妳好」，我隱約覺得他和別人不同。

只是接下來幾天，N回訊息的速度一貫地慢，常會看到對話框出現「．．．」卻沒有文字產出，等到我放下手機去忙其他的事回來，才拾獲他姍姍來遲的訊息。他跟我一樣喜歡朴贊郁和電台司令，還有那些相同年代出生的人才有的共同話題。他的每則訊息都回得深思熟慮，就算無法及時捎來，也能打中我的心。

我尚未愛上N，但我感到期待，終於出現一個人可以合理承載我的喜歡。

我多愁善感的戀愛腦故態復萌。白天N訊息回得很慢，我想他是不是工作很忙，深怕自己打擾他。晚上他訊息回得很慢，我猜他同時跟很多女生在聊，認為我不重要。可是同時他又那麼可靠，「我等下要開會，回來再看」，他工作好認真。「先去健身房，晚一點回你」，他竟然在健身，有運動習慣的男生最棒了。

對話框的「．．．」像一顆顆高流明燈泡照亮我的日常。我終於不用在腦中假想與M對話了，他成了N的影子，而我只看得到光。我表現得樂觀開朗、積極向上，希望能成為配得上N的對象。

與N聊了一個月，他有問必答，但也僅止於此，不像其他人試圖用交換聯絡方式或相約見面來推動進度。若是平常，我願意繼續努力，攀著聊天的話題逐步走向對方，但，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逼近四十大關的壓力讓我鼓起勇氣，我厚著臉皮告訴他：「嘿，我要變成過期的鳳梨罐頭了。」

過了三個小時，N才問：「什麼意思？」

「重慶森林啊。」

N說他喜歡王家衛，不可能不知道金城武的鳳梨罐頭典故吧。

「啊，對。」N的對話框又出現很多．．．．．，然後化為一串文字：「你要換Line嗎？」

N明白我想表達什麼，但我想要的更多：「要不要先見個面？」

N問：「你習慣先見面再換Line嗎？」

我不該多嘴的，但我不想騙他：「其實，你長得很像我以前喜歡的人。」

N回覆得很快：「你把我當成他的替代嗎？」

「沒有。」這是謊言。「但我覺得見面以後，我才能對著真正的『你』說話。」這是實話。

刪節號閃爍著，然後熄滅，剩下聊天室死寂的灰底。

別走啊N，我雖然年紀很大，但我可以給你永不過期的鳳梨罐頭，我在心中吶喊。

過了幾個小時，N傳來一家餐廳的資訊，說明天可以在那見面。

我喜出望外，心想見到N以後，或許我會和他表白，結束我停留在二十歲的戀愛。

## 6.

二十歲時我交了第一個男朋友，他是我的大學學伴。一開始他以癡情男子的姿態向我傾訴他暗戀了一個女孩好久好久，聽得讓沒談過戀愛的我憧憬那樣的愛情。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了。他沒有表白，而是逐步滲入我的生活，就像之前那個畢業學生說的，「讓對方習慣自己」。

他的英文名字原本叫 Kevin，但他改成了 Sam，和我一樣（確切來說，我是 Sammy，他是 Samuel）。我以為變得一樣，就是愛情的齊心協力。他待我不錯，但我總覺得他不夠愛我。初戀的我對愛情還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永遠嫌彼此的靈魂不夠貼近，死命追求一種按壓到皮膚上會長出水泡的熱情。

我們有過幾年甜到發膩的生活，直到大學畢業。我到台北當老師，他留在台南念研究所，兩人漸行漸遠，但我不肯放手。我每週搭高鐵再轉接駁車去找他，從不問他為何不騎機車來高鐵站接我，也不問何時換他上台北。我以為愛就是奉獻，犧牲越多愛得越深，而沒察覺沉沒成本將我拽得無法脫身。

苟延殘喘第七年，我到台南，租屋處換了個人，他已經搬走了。我撥打他的手機，嘟嘟嘟嘟，全都是溺水的我發出的求救氣泡，直到氧氣耗盡。

他消失了，和他開始跟我交往一樣，沒有任何說明。

分手的第一年我常會撥打他的手機。我知道他不會接起，但我就是不願讓他走得雲淡風輕。我甚至會半夜打電話到他老家，在他爸媽帶著愠怒接起的瞬間掛掉。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問他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突然分手。但那有什麼突然，一切分離不都蓄謀已久。

他是我第一個男友，也是我唯一一個男友。

有時我覺得我的愛情永遠停留在二十歲。並不是我愛他愛得多深，也不是我痛得無法痊癒，而是我的心遭受無情蹂躪後，便一直曝屍荒野。

但這次，或許會有人將我的心拾起，拂去塵土，交還給我。

7.

遲到十五分鐘，我拖著還沒慣腳的瑪莉珍鞋快步走進餐廳。

「請問有訂位嗎？」服務員問。

「有．．．」我才發現我不知道N叫什麼，「另一個人應該先到了，我找一下。」

我慌亂地在餐廳內繞了一圈，用M的面孔比對在座每一位男子，毫無斬獲。

「我到了，你在哪？」我傳訊息給N。

「．．．忘記說了，我沒訂位，現在在外面候位。」

我說好，我去找你。推開門，我瞥見落單的N。我沒有從他身上偵測到任何M的線索，強裝鎮定徑直往前走。

其實我應該別回頭的，就像我對冷氣師傅那樣，但我還是決定轉身走向他。

我是N，他說。我知道，我說。

N看起來像落水被撿起來晾乾的破舊布偶。他的身高約 170 出頭，中分的細軟髮貼在油膩的額頭上，眼鏡厚厚的鏡片起了霧。就算不脫口罩，我都知道他不會和M有任何相似之處。

N提議改到路邊攤用餐，我打起精神說好。我告訴自己不要以貌取人，畢竟我們也曾有過一個月的心靈交流。

穿著 **Burberry** 洋裝蜷縮在紅色塑膠椅上的我尷尬地搭問：「你的工作是什麼？」

「．．．工程師。」

「哪種工程師？」

「．．．．．修手機的。」

聽著N像不知如何使用聲帶一樣擠出遲緩混濁的回答，我突然覺得過去一個月煞有介事的自己未免也太過可笑。

N大概看透了我不遮掩的失望，放棄無謂的對話，低頭不停進食，露出禿頭第五期的頭頂。

胃口盡失的我肆無忌憚審視對面的N，試圖尋找M的模樣。在一個稍縱即逝的瞬間，我預覽了M的未來。等到M臉上生機蓬勃的青春痘成為凹陷乾癟的疤痕、等到工作的疲勞將他健康的膚色染上一層黯淡、等到時間不客氣地奪去他豐沛的髮量、等到現實一次次打擊與失望讓他眼中沒了光，他就會成為我面前N的模樣。

吃完飯，深知再也不見，心懷愧疚的我過度友好地揮手與他道別。

再見了，N。



再見了，M。

再見了，二十歲的我。

你好，四十歲的自己。